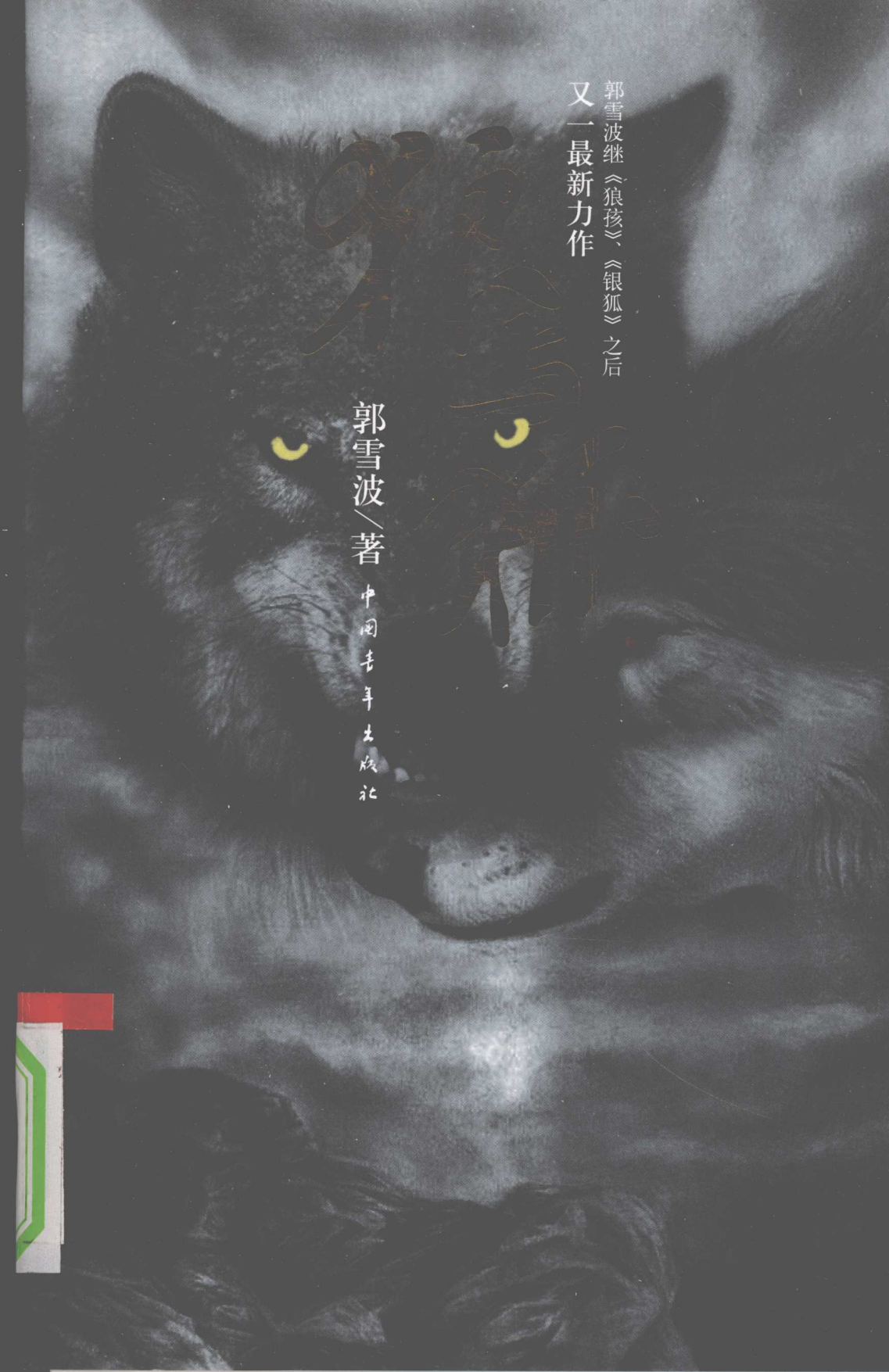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郭雪波继《狼孩》、《银狐》之后
又一最新力作

郭雪波／著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郭雪波／著

狼与狐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与狐 / 郭雪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006-8620-0

I. 狼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06171号

责任编辑: 程丽梅

特约编辑: 刘水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10053

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84027892 (010) 64010813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640×965 1/16 16.25印张 208千字

2009年3月北京第1版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4047104

目 录

一、沙狐 1

东边四十米外的一座沙丘下，站立着那只老沙狐！清晨的霞光中，它的毛色更显得火红而明亮，像一团桔红色的火焰在闪动，漂亮极了。

二、沙狼 20

狼孩战栗了一下，又向母狼踉跄着走了两步，终于像一头中弹的小鹿“噗”地倒下了。黑红而腥热的血，从他那左肋汩汩冒出来，带着血沫子，像一道红色的泉，浸染了胸脯和头脖。

三、苍鹰 74

鹰懊悔之极，在半空中发出阵阵愤怒的唳哨。它重新俯冲下来，用翅膀发疯般地拍打那片苦艾丛。经连续几次进攻，终于又惊走了那只趴在草底的兔子。于是，它们之间又拉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追逐战。

四、沙葬 142

他无法动弹，手脚使不上劲。没想到挖起来那么松软的沙土，坍塌下来却如此紧密、坚固。唯有血在血管里涨涌。心脏被挤压得要爆炸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堵塞的七窍膨胀得无比难受。最后的一刹那，他脑子里剩下的只有那轮白日头，耀眼刺目的白光

渐渐扩散，终于占满脑际，化成一片空白。

五、天海子 212

他认为天海子有一双眼睛盯着他。天海子宽容但不能滥用这宽容，取之于它不能贪不能恶，更不能玷污了它。海子爷是尽一切可能与天海子达成和谐，尊重它，融入于它，谦卑地把自个儿当成全靠天海子恩赐活着的一个可怜的老汉。

六、公狼 223

那叫声如嚎如哭，如泣如诉，时而哀婉如丧子伤哭，时而凶残如虎豹燃起怒火。村里夜夜狼来光顾，夜夜有户失猪丢羊。村庄和附近相继出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七、母狼 232

放下我的娃儿！大狗！放下我的娃儿！腊月丢下手里抓着的一把黄豆棵子，心慌慌地挥舞着镰刀，向那条大狗追过去。腊月不认得这大狗，村里没有这样的大狗，体魄大得如狼般凶猛，毛色灰花得也如狼……

狼！腊月终于叫出口。同时脸也刷地苍白如纸。

八、狼子 241

他霎时感觉到那冰凉而尖利的獠牙嵌进自己喉咙里，再使劲横向咬动，他的喉咙便可被咬断。那么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他放弃了挣扎，双眼安静地凝视离他脸贴近的一双闪射绿光的狼子眼。他等候着那一刻，觉得应该如此。

一、沙狐

闻名遐迩的科尔沁草原西南部，有一片茫茫无际的不毛之地，当地人称为莽古斯·芒赫——意即恶魔的沙漠。最早，这儿还是沃野千里、绿草如浪的富饶之乡。隋唐时期开始泛沙，但不严重，《清史稿》和《蒙古游牧记》上还记载，这里“水草丰美，猎物极盛”，曾作为清皇太祖努尔哈赤的狩猎场。后来，大概人们觉得在这样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不耕种庄稼，实在不合算吧，于是开始翻耕起草原。由此，人们为自己种下了祸根。草地下层的沙土被翻到表层来了，终于见到天日的沙土，开始松动、活跃、奔逐，招来了风。沙借风力，风助沙势，从西边蒙古大沙漠又渐渐推移过来，这里便成了沙的温床、风的摇篮，经几百年的侵吞、变迁，这里的四千万亩良田沃土就变成了今日的这种黄沙滚滚、一片死寂的荒凉世界。

莽古斯沙漠往西的纵深地区，是寸草不长的死漠，靠近东侧的凸凹连绵的坨包区，还长有些稀疏的沙蓬、苦艾、白蒿子等沙漠植物。坨包区星星点点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自然屯落，在风沙的吞噬中，仍然以翻沙坨广种薄收为生计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红火岁月，忽喇喇开进了一批劳动大军，大旗上写着：向沙漠要粮！他们深翻沙坨，挖地三尺。这对植被退化的沙坨是毁灭性的。没几天，一场空前的沙暴掩埋了他们的帐篷，他们仓皇而逃。但这也没有使人们的盲目而狂热的血有所冷却。

后来，坨子里的自然屯落都撤到东边四十里外的绿沙镇建了

一所治沙林场。当时需要一个人留在沙坨里，看管那些幸存的沙柳条子、山榆丛、锦鸡儿。

可谁愿意留在这里呢？

一群低着头的农民——新建林场职工后边，传出一个喑哑的慢吞吞的嗓音：“让我留下吧。”

那位大胡子主任眼睛一亮：是啊，谁还比这个人更合适？刚从内地遣散到这儿来的“流放犯”，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一双筷子连他一起三条光棍，有啥牵挂？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他娘的，好样的！老子先给你摘帽子了，你就是这莽古斯沙漠的主人，土地佬！”

这个“土地佬”，一当就是二十年。也许前半生太奔波，这儿的安宁吸引了他吧，他居然很喜欢这里。他常常面对那茫茫黄沙低语：“你真是一头妖怪呵！谁把你从瓶子里放出来的？这回可怎收回去？这是上天的惩罚哟！”

他天天这样唠唠叨叨，同时在住屋附近的沙洼地里插柳条、种沙打旺，坨坡上撒骆驼草籽、沙蒿粒，干起治沙封沙的事。大胡子有时来光顾，劝他：“算了，别折腾了，这片坨子没救了，早晚你也得撤走！”他听后心里嘀咕：撤走，撤到哪儿去？撤出地球？他依旧我行我素。

人们不太知道他的真姓大名，都管他叫老沙头，大概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沙坨里才这样称呼的吧。后来有人传出，早年他就出生在这片坨子里的某村，小时候一个风沙夜，土匪洗劫了他家，父母被点了天灯，流沙掩埋了房屋土地，他为报仇当了土匪，入了“黑河辘子”（解放前后流窜于关里关外的土匪）并为此蹲的大牢等等。不过大伙儿不大相信，这么一个三脚踢不出屁的老实人还当土匪？反正大伙儿不大关心他的过去，只知道他现在是个挺能干、挺厚道的老实人。

有一年，大胡子主任从场部领来了一个被丈夫和婆婆判定为“不生育”后离弃掉的女人，对老沙头说：“交给你了，一起凑合

着过吧。”这个“不生育”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二胎的时候死掉了。他给女儿取名沙柳。

从此，在这片柔软光洁的沙漠上，多了一行娇嫩的小脚印，就如幼狮跟着母狮蹒跚走过的足迹。

“爸爸，你看，那边跑的是啥？”小沙柳一上坨子什么都问。

“一只跳兔。生活在沙坨上的小动物。”

“爸，逮住它，我要玩！”

“孩子，不能逮它。咱们这儿，一棵小草，一只小虫子都要放生。”

“放生？为啥？”

“因为咱们这儿活着的东西太少了。孩子，在这里，不管啥生命互相都是个依靠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”

她真的长大了。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出落得黑红健壮，体态匀称，就像沙坨子里的一棵漂亮的沙柳。近两年，这里兴起了承包和落实责任制的热潮，老沙头和女儿向场部申请，把这片被场部准备放弃的沙坨子承包下来了。

“老沙头，兔子不拉屎的沙坨子，你想卖沙子呵？”

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老汉靠沙子，当然要吃沙！”

“吃沙子？哈哈哈……”

二

沙坨子里静悄悄的，出现了那种被称为“黄色宁静”的稀有天气。空气纹丝不动，好像所有的风都吹尽了，终止了。沙漠在宁静中歇息，像熟睡的巨兽。太阳在东南沙漠边上悬挂着，被一层白色的烟尘遮挡住，像一个焦糊的玉米面圆饼，显得黄而暗淡。

老沙头眯缝着老沙眼，望了望东南那轮奇特而异样的太阳，摇了摇头，继续低头巡视起那一行足印。一丛灰白色的苦艾旁，

沙地上留有一行清晰的野兽走过的痕迹。他又咳嗽起来，脸憋得通红，一口痰黏在嗓眼半天咳不出来。他大口大口喘着气。

“刚走过去，老伙计，你刚走过去……”他兴奋了，把手里提着的几只野鼠晃动起来。

“爸爸！”女儿喊他。她在旁边的一片人工种植的沙打旺草地里锄草。

“哦哦，这堆屎又稀又青，可怜的家伙，看来好多天没吃着野鼠了……”老头儿没听见女儿的叫声，兀自低语着，把那几只野鼠一一拴在这条野兽出没的小径上。

“爸，瞧你，又是那只老沙狐迷住你的神了。”沙柳撇着嘴，向他走过来，“爸，我们又半年多没看见人了，我都忘了人是啥模样，真的，咱们去一趟场部吧。”

“人？呵呵呵，傻丫头，瞧瞧你爹，不就看见人了！”

“你？不，爸爸，你我还能代表人吗？现在，外边的人说不定都长了翅膀，多了一个脑袋！”沙柳的眼睛无限向往地向东方遥望着，轻轻叹了口气，“真憋得慌呵，这沙窝里透不过气来，我真想去一趟场部，站在那家小电影院门口，看看那些涌出的人，再看一场电影过过瘾……”

“唉。傻丫头。”老沙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大概他觉得无法解决女儿的苦恼，又低下头去，忙活自己的事。“乖乖，闻到味你就会来的。唔，算起来四五个月没见到你了，老伙计，你那一窝崽子下了没有？怪惦记的……”老沙头拴完了野鼠，又眯缝起眼睛长久地注视着那一行足印。

那年闹野鼠真邪乎哟。坨子上到处是鼠洞，成群的野鼠在你脚边乱窜，坨子上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植物，都被这些可恶的泛滥的精灵啃了根，一片片地枯黄，死掉。真是个灾难。野鼠成了沙漠的帮凶。老沙头气得七窍生烟，下夹子，掘鼠洞，从场部弄来耗子药放，结果老鼠没见死，倒毒死了自己养的几只鸡。

后来，不知怎么搞的，野鼠突然减少了，消失了。他纳闷，

有一天扛着砂枪在坨子里打转，在纷乱的鼠迹中发现了一行兽类的脚印。他顺着这行脚印寻过去，很快在一丛沙蓬下发现了一只毛色火红火红的野兽。

这是一只小沙狐，瘸着一条腿。看来它是在外边被什么大野兽咬伤后，躲进这荒无人烟的沙坨子里养伤的。小沙狐冲他猜猜地吠叫起来。他下意识地端起了枪，旋即又放下了。一个新的发现使他的心猛跳了一下。那只小沙狐的嘴里叼着一只野鼠！它的窝边还残留着好多野鼠的腿、脚、尾巴等物。他明白了，随即悄悄收起枪走了。

他暗暗高兴沙坨里来了这样一位客人——比自己能对付野鼠的专家，沙漠植物的卫士。后来听县林业局一位技术员说，一只狐狸一年能逮三千只野鼠时，他更敬重起这过去自己一直没有好感的兽类来。他在沙柳丛里为这只受伤的小狐狸搭了一个草窝。从此小沙狐长住下来了，伤好后，有时走出去几个月、半年，最终还是跑回来。

不知是因为畏惧外边世界的两条腿的猎手，还是回避四条腿的野兽，它把沙坨子当成安乐窝和休息的后方，跟他一样喜欢和迷恋沙坨子。他和它之间有了一种默契，谁也不伤害谁，在这荒漠深处一起生活，相安无事，在漫长的孤寂中成了互相的慰藉。

现在，这只沙狐跟他一样老了。最近它又怀了一窝崽子，不知躲进沙坨里哪处秘密洞穴去了。他不能去寻访，下崽的母兽最护崽，他只能逮些野鼠扔在它常走的小径上。

老头儿叹了一口气，又咳起来。白天酷热、夜晚又寒冷的沙漠气候，毁了他的支气管和肺，患了严重的哮喘病，腰腿也日益不中用了。

“爸爸，你那只沙狐要是能变人就好了。”沙柳几分悒郁地望着迷蒙的沙坨深处，“传说狐狸不是能变美女的吗？爸，狐狸有没有变小伙子的？”

老沙头无言地看了一眼女儿。他脸上的几层干硬的皱褶似乎

加深了。他突然感到女儿大了，这里拴不住她年轻的心了，他想找机会要求大胡子主任把她调到场部去。他一直害怕这一天的到来，心里一阵凄然。本来他心里清楚，能陪伴他终生的只有沙漠这头妖魔，还有这只老沙狐。自从命运把他抛到这里，他就发现自己跟这头妖魔有着打不散的缘分。他一直有某种预感，自己终生坎坷、父母惨死、家破人亡……都跟这头妖魔有关，都是它在暗中作祟。自己关里关外闯荡半生，最终又落到这里，也是这头妖魔招来的。

他倒没有畏惧感，有的只是一股冰冷的仇恨。他又抬头瞧起那轮异样的太阳。围在太阳下层的那团白色烟尘，正在变得浓稠，似乎在缓慢而沉重地移动。老沙头捶捶腰，嘴里又嘀咕起来：“你这头妖魔呵，谁把你从瓶子里放出来的？哦哦你又要发作了……”

“喂——！老沙头——！”

突然，从东边不远的他们家门口传来呼喊。那里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，其中一个摘下帽子向他们挥动着。

“啊？来人了？爸，咱们家来客人了！”女儿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哦哦，来人了，谁呢？”老沙头揉着眼睛费力地辨认着，“大胡子？旁边是谁？”

“旁边那个是场部秘书小杨。爸，咱们快回去吧，让客人等着多不好。”女儿拉着父亲的胳膊往家走去。

“老伙计，日子过得不赖吧？”大胡子主任的胡子还是那么浓密，性情还是那么直率。

“凑合着活吧。”

“凑合着活？承包了这么一大片坨子，又是草木樨，又是沙打旺，光沙打旺草籽一斤就两块八！你快发冒泡了吧，啊？”好像承包给老沙头的是亩产超千斤的黄金土地，而那些植物又像雨后的春笋般会生长一样，大胡子主任轻松地说笑着，拍着老沙头的肩膀。

老沙头没有做声，只是呵呵笑着。他对老主任怀有一种朴拙的感恩之情，尽管知道他吃治沙林场主任的官饷二十年，在造林治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，却以酗酒打猎远近闻名，老沙头始终还是对他抱有好感。

“老主任，啥风把你吹到坨子里来了？”

“啊，我要走喽，这回批下来了，安排到县林业局当顾问。这不，临行前来看看你，看看你的坨子。”大胡子颇为感慨地说着，“唉，想起来真对不住你老哥哟，把你往这儿一扔就是二十年！老伙计，要不现在趁我离开之前把你调出沙坨？”

“哦不不，我待在这儿挺好的，真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沙窝好，呵呵呵……”

“你这倔巴头。好吧，那你有啥要求可以提，我最后帮你一把，满足你一个要求。”

“这个……倒真是有一个不大的要求……”老沙头的心动了一下，看一眼女儿，不知怎么又犹豫起来，“哦不了，没啥要求，真的没有。”

这时女儿插嘴道：“爸，让客人进屋吧，老站在外边干啥，我马上烧火做饭！”她显得很高兴，用眼角瞟一下那位年轻的白脸秘书。

“是啊是啊，快进屋，我还有几瓶陈年老白干！”老沙头这才醒过来，邀请客人。

“别，先别急，这一天长着呐。”大胡子看看天，看看沙坨子，“我们先进坨子里随便转转，看看你的沙打旺，看看坨子。”

“哦……”老沙头看一眼大胡子，琢磨着他“随便转转”的意味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目光随即落到老主任肩上背着的那杆老猎枪上，而且那位秘书也背着枪。“噢，随便转转，好好，可带着猎枪……”

“啊，这是防身的，在坨子里万一碰见个狼什么的。”大胡子打着哈哈。

“唔。”老沙头想了片刻，突然说：“老主任，你用不着费劲巴力转坨子了，这么着吧，干脆，你就朝我养的鸡群开枪吧，反正我不想养鸡了。正愁着怎么收拾它们……”

大胡子一愣，随即摇头大笑：“哈哈，你这怪老头子，告诉你，我们真的去随便转转！”

老沙头无言了，心里矛盾着，最后，他瓮声瓮气地对女儿说：“孩子，那你就领着客人进坨子转转吧！”

“哦哦，不必了，她不必去了，我们都骑着马，她跟不上。”

“让她骑驴好了，俺们家还有一头驴。领导视察，俺们哪能不领路！”老沙头显得很固执，硬叫女儿牵出了毛驴。女儿倒很高兴。

大胡子无奈，只好客随主便。

于是，二马一驴，一行三人，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径，向沙坨子深处出发了。

老沙头心里疑虑地目送着他们的背影，然后转过身，抬起发木的双腿扑向院子里的鸡群。这里天地广阔，鸡群放进坨子里野生野长，不用人去操心管理，所以鸡也变野了。老沙头追了一阵，呼哧带喘，连鸡毛都没抓着。他只好悻悻地捡起那些下在草窝子里的鸡蛋。然后，他回屋子，抓了一把米“咕咕”地叫起来。很快，鸡群跟着他走进了屋里，老沙头一下子关住了板门。

屋里立刻传出了大鸡小鸡咕嘎乱叫和冲撞碗锅的动静。

三

当沙坨子深处“砰”地传出一声枪响时，老沙头正沉浸在杀鸡的乐趣中。他杀鸡的办法很特别，先把鸡的脊骨用手折断，然后把鸡脑袋拧过来掖在翅膀下，使劲往地下一摔，鸡就蹬腿了。他用这种不用刀刀的土法，处理了六只鸡。他计算得很周全：一人吃一只，带走两只，二三得六。鸡在沙坨里野生野长，不是什

么稀奇货，他不心疼。听到枪声，他愣了一下，惊愕地张了张嘴，随着跑出门外，向坨子深处侧耳倾听。可是莽莽沙坨子又复归沉寂，没有丝毫声息，没有再响起那可疑的枪声。

“猎枪走火了，要不他们随便打着玩……”老沙头这样安慰着自己。他又走回屋里。地下炕上落满鸡毛，六只白嫩嫩的腿毛鸡一溜摆在案板上，等着下锅。

“砰！砰！”坨子里又传出两声枪响，接着四声五声，枪声不断。

老沙头被火烫了似的跳起来，跑向门外，朝坨里张望。他的心缩紧了，不敢承认的事情被证实了，他们在坨子里打猎！

他能数得清坨子里有几窝野兔，有几只山鸡。承包后这几年，坨子里有了些草木，好不容易出现了飞禽走兽，现在正是繁殖的旺季，哪堪这般杀戮！老头儿痛悔不迭。

他突然想起那只老沙狐！他浑身一颤。不好，它带着崽子，千万别碰上他们的枪口！他焦心了，不由得抬步朝坨子里跑去。可沙坨茫茫，人在何处？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胸脯急剧起伏。

他停下来歇息，观望起周围的沙坨。对这周围的世界他太熟悉了，熟悉每座沙包，每棵植物。他知道这里年降水量才几十毫米，蒸发量却达到近一千毫米，炎热干旱主宰着一切，每棵植物为生存都不得不畸形发展。它们有的缩小自己的绿叶面积，减少水分的蒸发，如怪柳把叶子缩小成珠状或棒状，沙蒿的叶先碎裂成丝状，梭梭和沙拐枣干脆把叶片退化干净，全靠枝杆进行光合作用。为了躲避沙坨里咄咄逼人的紫外线照射，在强光下生存，多数植物又演变成灰白色以反射阳光。为了在逆境中生存，可以说，沙漠里的所有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斗争中成长着。他钦佩这里的植物和动物，把这里的所有生命都当作自己的同伙和楷模，当作不畏惧沙漠这妖魔的勇士。这里，为对付沙漠这妖魔，人、兽和草木结成了和谐的自然联盟。

老沙头振作起来，向前走去。

这时迎面来了一位骑者。原来是他的女儿沙柳！老头儿默默地望着女儿。女儿脸上那高兴劲没有了，不敢正视父亲那双眼睛，低下了头。缄默。

“他们在打猎……”

老沙头默不作声，望着她。

“……打咱们的野兔、山鸡……”

老头儿仍然盯着女儿的那张显得疲倦的脸。

“他们的枪法真准，该死的！坨子外边的人都这么坏吗？”

老头儿这会儿才冷冷地开口：“我派你去是真的陪他们游逛的吗？”

“我说了，我喊了……我冲上去夺他们枪了！”女儿急了，嚷起来，“可是大胡子不理睬我，秘书小杨冲我说：沙柳，兔子山鸡野生野长，也不是你家老爹养的家兔家鸡！承包给你们的是坨子，不是坨子里的兔子山鸡！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老头儿愣住了。

半天，他才喃喃发问：“叫他们打中的……多吗？”

“一只山鸡，五只兔子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，快说！”

“还有那只沙狐……”

“那只沙狐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发现了它的洞穴，正在追击……”

“啊，天呀！那你为啥回来了？混账！不去挡住他们，不救救老沙狐，你为啥跑回来了？！”老人愤怒了，举起了拳头，前额上的青筋暴起，血冲到脸上变得黑红黑红。

“他们进死漠了，追着沙狐进死漠了，我的毛驴跟不上他们的马……”沙柳不躲，站在原地望着父亲，她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凄惨的冷笑，“老沙狐，真是好样的。它从洞里跑出来，嘴里叼着两只崽子，后背上驮着另外一只，跑进西边的死漠里去了……”

“死漠？”老沙头举起的拳头垂落下来，塌陷的两腮抽动着，眼睛移向西方那白茫茫的沙漠深处，“死漠？进死漠了？”

从南头吹过来一阵风，坨子上的沙蒿、骆驼草、苦艾都急剧地摇曳起来。那股聚集在太阳下边的白色烟尘，已经向这边移动过来，驰进了莽古斯沙漠。那是一股强烈的风暴。

“爸……”沙柳惶恐地朝东南望了一眼，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道波浪很快涌过来了，“爸，咱们快回家，咱们家水井还没盖！”

老沙头仍旧呆站在原地向西凝望。“死漠，他们进死漠了……”

沙柳不由分说，拉上父亲的手向家跑去。那道不祥的波浪，贴着地面，迅速异常，在家门口赶上了他们。强劲的风打着转，把坨子上的沙子吹得沙沙地响，落叶和碎草被吹上了半空，四周顿时昏暗下来。太阳被这浑黄的一道魔墙遮挡后没有光热了，像一个染上暗黄色广告漆的皮球一样悬在那里，模模糊糊，毫无生气，失去了平时对沙漠的威慑力。

可是，风是热的。从沙漠里蒸腾出来的热气被大风裹卷过来，从背后喷射着，犹如火舌透过衬衫炙烤着他们的脊梁。尘沙吹进他们的耳朵和嘴，迷着他们的眼睛。风势越来越猛，大风摇撼着沙漠。

“该死的风沙！魔鬼，坏蛋，娘的！”沙柳连连吐着嘴里的沙子，奔跑着，盖水井，赶鸡群，关门窗。

老沙头一言不发，皱着眉头站在窗前，向西凝望着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风暴，这罕见的风暴……在死漠里堵上他们了……”

“活该，这叫报应！”

“风暴会掩埋沙漠中的足迹，所有认路的标记都将消失……”老沙头脸色变得冷峻，“他们会迷路的，走不出死漠。”

“不是我们赶进去的，操那份心！”

“孩子，去把那个大塑胶桶灌满水，往口袋里多装点干粮。”

“爸！”

“快去！”

“不，爸爸，你身体弱，有病！”

老沙头不理睬女儿，转身走到外屋，往那个塑胶桶里灌起水来，把所有的玉米面饼子和干炒面装进一个口袋。然后，回屋翻找出几件衣服，又找出布带子扎腰、扎裤腿。

“爸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呀！”沙柳乞求着，扑过来，跪在父亲的脚边，抱住他的双腿。

“孩子，没有水，没有干粮，他们有生命危险，老沙妖盯上他们了。还有……那只沙狐……”

“可是你有病，风沙中走几步喘不上气，你这也是送死，不是救人！”

“我能挺得住。我有这个宝贝能压压哮喘。”老沙头从怀里拿了一瓶老白干，“咕嘟”地吞了一大口。

“不，那也不成。让我去吧，爸，你看家，让我去！”

“死漠里你也会迷路的，你不了解它，我知道这头妖魔，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们。孩子，你起来，让爸快点走！”老沙头脸变得严厉，呈现出毫不动摇的铁般的刚毅。

“不，我不放你走，不放你走！”沙柳抱紧了父亲的双腿。

老沙头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儿，一脚踢开了女儿。沙柳滚到一边。老沙头背起水、干粮、衣物，一头扎进门外疯狂肆虐的沙暴之中。

“爸爸——！”

沙柳从地上爬起来，从门后拿起父亲的拐棍，也跟着扎进风沙中。板门在她后边被风沙来回摔打着。